

陸宣公集

冊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奏草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湊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

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
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
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
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
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
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
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
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
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
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
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
則苦其失信稽延旣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
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
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
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
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
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
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
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
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
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
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
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
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

覩機若瞑違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
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
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
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
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
思安和風旣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
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
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戾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
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
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
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
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

尙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
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
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
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
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
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
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
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
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
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
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

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
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
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
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
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
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
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
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
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
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
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
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
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

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
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
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
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
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
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
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
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長平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
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
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

憊鷲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覓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

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
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
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
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
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
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
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
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
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

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
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
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
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
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
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
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
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
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
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
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
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

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
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
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
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
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
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
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
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
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國
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
逐之日當功而獎尙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
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

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吐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

尙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

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

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尙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

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蒼黃邁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濶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滯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

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

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
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
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愈
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
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
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汚之見
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
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
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
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
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
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
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

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怒而行威德斯在何所爲慮尙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漱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定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瀦旣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旌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

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旣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躡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薑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今欽湊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

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澈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蝨結以拒討

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巨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
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
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
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
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
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贖
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
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
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欬
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稂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
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
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
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

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尙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取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廢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獍獠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

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

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懼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

汧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威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
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
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
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
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
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
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
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
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
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
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
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
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

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南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吐休罷

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
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
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
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
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中書奏議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

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尙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尙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

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

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
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
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
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
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
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
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
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
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
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
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
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
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

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

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
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
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
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
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
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
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尙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
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
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
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
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
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

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歟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寮屬所柬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

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人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
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書
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
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
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
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
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
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
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
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
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
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
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

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

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

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考實下似闕者字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僂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尙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

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尙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

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懼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于

舒慘是能致于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慚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旣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龔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懼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卹或異是

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不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

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尙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

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
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
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
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
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
街衢披訴旣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
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懼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
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
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
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
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
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于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

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
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
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
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啓沃
旣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
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
年温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
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
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
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
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
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粲
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

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于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

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
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
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
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
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
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
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
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
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
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
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
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

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
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
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
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
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慙之輩務逞無厭
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
微貺苟或違道臣猶知慚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
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道必有過求
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
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數宥下土大辟之屬
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
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明

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怒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吐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尙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

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

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斲自昔國家敗
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
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
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
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
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于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
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
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潔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
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
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
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
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
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

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
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
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
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
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
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
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
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
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
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

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于朝廷行于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感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承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中書奏議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
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
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
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
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
之思玉毀檀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
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
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

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恆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

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暎齊抗官狀

古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

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皋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

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
兇醜匪姑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
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
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
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
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
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
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
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
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瘝之
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曰
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
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

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尙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

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尙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讎護吐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

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恆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

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互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

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恆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

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

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頗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

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

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尙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綿四色卽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

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旣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

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
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
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
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不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中書奏議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
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
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
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
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
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恆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
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
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

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

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

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吐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

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取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

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澗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寇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三字疑以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

予以罇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

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

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

府聞知虜已尅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懼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

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
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
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
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
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
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
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
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
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
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
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
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

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阨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

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

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旣委其事旣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

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

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
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
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
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
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
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漑膏肓不療而苟啗
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
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
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
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
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
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

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

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強者乃三字衍文一本無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

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尙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

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尙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

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後學介春者英重訂

崇仁華廷傑 同校

中書奏議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馬一匹并鞍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遣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跼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

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敕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二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蛾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

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

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
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
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
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
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
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
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
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
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實大
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
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

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
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
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
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
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僭軍俱爲厲階莫
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
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
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
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
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
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
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
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疎

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旣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吐畢力竭誠以揚不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歿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

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
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汗
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
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
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
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
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覲之心聖人所以
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
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
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
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
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
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

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

謹奏

論度支令京北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北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尙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旣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術己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廡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北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

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旣闕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

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旣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旣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

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旣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兇災度支謹守恆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因於瘴癘翹心望徙旣關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于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

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旨掩德見非
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
聞伏聽進止

三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
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
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
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
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
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
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
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
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

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各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于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

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
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
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
便謂姦兇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
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
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
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
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
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
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
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
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
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

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敕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

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
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
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
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
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
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請鑿池溉田不異尋常
更張其法言林並未始也革舊重性並力難出而
豈不其矣慎恐國之失倫善置副於不久致氣鬱又非志幸命聖
人其誠其其盡文善保練慎其直不文等法必盡非當